

SHIJIJIEWENXUE

(MINGZHU)

世界名书文库

飘 (下)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世界名书文库

飘

(下)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姜幄初 译



“可是我决不像乞丐求他。我要像个施恩的王后那样到他那里去。他万万不会知道了。”

她走到那块高高的壁镜前，昂起头来端详自己。她好像看见了一个陌生人，似乎一年来她头一次看见自己。这个陌生人呀！瘦削，脸颊下陷。这就是思嘉吗？思嘉有着一个亮丽迷人的、容光焕发的脸蛋呀！可是这张脸一点不亮丽，也丝毫没有魅力了。这是张苍白憔悴的脸，那双曾经无限迷人的翠绿眼睛，在苍白皮肤的衬托下，给人以骇异的感觉。她脸上呈现出一种艰辛而窘迫的神态。她想：“我的容貌已引不起他的兴趣了。”于是她又绝望了。

她低头看看自己的衣裙，把补过的衣褶摊在手里看着。瑞德喜欢女人穿着好，穿得时髦。她怀着渴望的心情想起那件带荷叶边的绿衣裳和他送的那顶有羽毛装饰的绿色帽子，这些赢得了他的连声赞赏。她还怀着羡慕甚至忌恨的心情想起埃米·斯莱特里那件俗气的红格衣服，但是又新又时髦，准能惹人注意。而现在，她多么需要惹人注意啊！尤其是瑞德·巴特勒的注意！要是他看见她穿着破旧的衣服，他便会明白了。可是万万不能让他明白呀。

她居然以为凭着她这细瘦的脖子，馋猫般的眼睛，破旧的衣服，就可以到亚特兰大去拿住人家，这多么愚蠢啊！要是她在自己最美、穿着最亮丽的时候还未能赢得他的求爱，那么如今又丑又邋遢，她还敢这样奢望呢？他是亚特兰大最有钱的人，肯定对那里所有的亮丽妇女，好的坏的都挑拣过了。好吧，她泄气地想，我只具有大多数亮丽女人所没有的东西，那就是义无反顾的决心。不过，要是我有一件亮丽衣服——

在塔拉可没有什么亮丽衣服，甚至连一件没有补过两次的衣服也没有。

“就这样吧，”她心里嘀咕着，遗憾地俯视着地板。整个那间愈来愈暗的房子都使她丧气，这时她走到窗前，关好窗户，把头倚在天鹅绒窗帘上，两眼远远向苍苍的柏树林望去。

那苔绿色的窗帘轻拂着她的脸，非常柔软，她欣慰地把脸贴在上



面轻轻摩擦。忽然她像只猫似的瞪着眼睛呆呆地看着它。

一分钟后，她将那张沉重的大理石面桌子推到窗下，“哗啦”一下，她把窗帘扯了下来。

这时，客厅的门忽地开了，嬷嬷那张宽宽的黑脸出现在门口，流露出热切的好奇和深深的疑惑。

“你动爱伦小姐的窗帘干什么？”嬷嬷问。

思嘉盯着嬷嬷，这双眼睛使她想起从前幸福的年月，对于那些年月，嬷嬷如今只有惋叹了。

“嬷嬷，快到阁楼上去把那只装衣服样子的箱子取下来，”她嚷着，轻轻推了她一把。“我要做一件新衣裳。”

嬷嬷恐惧地感到有什么可疑的事要发生了。她连忙把几块窗帘一把抢过来，紧紧抱住，似乎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你不能用爱伦小姐的窗帘来作新衣服，你居然打这个主意。只要俺还有一口气，你就休想。”

一时间，思嘉恼怒的脸色又变为微笑。嬷嬷明白思嘉姑娘只不过用微笑争取她，而这件事她是决不会让步的。

“嬷嬷，别小气了。我要到亚特兰大去借钱，总得有件新衣裳呀。”

“你用不着穿什么新衣裳。别的太太们也没有穿新衣裳。她们都穿旧的，并且很体面呢。爱伦小姐的孩子只要高兴也可以穿破衣裳，这没有什么，并且人家会尊敬她，就像她穿了绫罗绸缎一样。”

“告诉你吧，嬷嬷，皮蒂姑妈写信来，说范妮·埃尔辛小姐星期六结婚，我得去参加婚礼。因此我得有件新衣裳啊。”

“俺看你身上穿的这件衣裳和新娘子的结婚礼服一样亮丽了。皮蒂小姐不是来信说过，埃尔辛一家也穷得很嘛。”

“可是我也得有件新衣裳才行呀！嬷嬷，你还不清楚我们多么需要钱用。那笔税金——”

“是的，俺知道税金的事，不过——”

“你知道？”

“是呀，上帝也给了俺耳朵，不是吗？难道俺就听不见？尤其是



威尔先生，他从来就不关门。”

“好吧，既然你听见了，我想你一定知道乔纳斯·威尔克森和埃米吧！”

“是的，”嬷嬷说，眼里流露着潜藏的怒火。

“那么，你就别固执了，嬷嬷。我必须到亚特兰大去弄钱来交税金，我得弄到一笔钱呀，我只好这样了。”她一只手握拳打另一只手的手心。“否则，到时候我们通通被赶走了，你还用得着为母亲的窗帘这种小事跟我争吵吗？”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嬷嬷用责备的眼光死死盯住思嘉：“你准备换上新衣裳去向他借钱，那个人究竟是谁呀？”

“那个嘛，”思嘉刚一开口又打住了，接着支支唔唔地说：“那是我自己的事。”

嬷嬷狠狠地盯着思嘉，就像被她看穿了那样。她似乎看透了思嘉的心思，这时思嘉无可奈何地垂着头，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

“原来你需要穿一件簇新的亮丽衣裳去借钱。可这种事俺觉得不对头。你又不直说究竟钱从哪儿来的。”

“我什么也不想说，”思嘉厌烦地说。“那是我自己的事。你到底给不给我那块帘子，帮我做件衣裳？”

“那好呀，”嬷嬷轻声说，“俺来帮你做。俺说可以把那帘子的缎子衬里做条裙子，上面的花边可以拆下来镶短裤边。”

她把那块天鹅绒窗帘递给思嘉，脸上掠过一丝狡黠的笑容。

“媚兰小姐同你一起去吗，思嘉姑娘？”

“不，”思嘉简捷地回答说，“我一个人去。”

“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喽，”嬷嬷断然说，“不过俺要跟你一起去，还让你穿上那件新衣裳。是的，姑娘，一路上我会寸步不离的。”

思嘉又摆出笑脸拍了拍嬷嬷的肩膀。

“好嬷嬷，你那么好心要跟我一起去，一路上照顾我，可是这里没有你，他们怎么活呀？你知道你简直就是塔拉的管家了。”

“哼”嬷嬷说，“别给我迷魂汤喝了，思嘉姑娘。俺是知道你的。俺说过俺要跟你去，俺就去定了。要是你一个人到遍地都是北方佬和



黑人的地方去，爱伦小姐在坟墓里也躺不住了。”

“我会住到皮蒂姑妈家去的，”思嘉拼命找借口为自己辩解。

“皮蒂帕特小姐是个好人，她自以为什么都懂，可实际什么也不懂，”嬷嬷说着，便转过身走出去，装出一副威严的样子。

晚餐后，收拾完餐具，思嘉和嬷嬷把衣服样子铺在饭厅桌子上，这时苏伦和卡琳忙着拆窗帘的缎子衬里，媚兰用干净刷子刷天鹅绒窗帘上的尘土。杰拉尔德、威尔和艾希礼在房间里一面抽烟，一面笑嘻嘻地看着妇女们在忙活。思嘉愉快的兴奋之情感染了大家。她脸上泛着红晕，眼睛闪耀着光辉，老是笑个不停。她的笑声使大家都笑了起来，因为他们已好几个月没听到她真正笑过了。女孩子们都兴奋得像在准备一次舞会，她们拆呀，剪呀，缝呀，似乎在给自己做一件晚礼服似的。

思嘉是要到亚特兰大去借钱。当有人问起谁能借给她这笔钱时，她说：“别管闲事。”这样狡猾的答复把大家都逗乐了，她们纷纷开玩笑，问她的那位百万富翁朋友究竟是谁呢。

“一定是瑞德·巴特勒船长，”媚兰略带揶揄的口气说，这个荒谬的设想又引起大家一阵嬉笑，因为他们知道思嘉最恨巴特勒，每回谈到他都骂他是“下流坯”。

但是思嘉对媚兰的揶揄并没有反驳。而同样在取笑的艾希礼一看到嬷嬷匆匆地对思嘉丢了个防范的眼色，便突然不笑了。

苏伦被这欢乐的气氛感动得慷慨起来，拿出她那件尽管旧了但还相当亮丽的爱尔兰花边护肩来，卡琳也坚持要思嘉穿她的便鞋，那可能是塔拉最好的一双鞋了。

思嘉瞧着那些飞针走线的手指，听着那些欢快的笑声，内心暗暗感到悲痛和耻辱。

“他们压根儿没有想到正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们还以为，他们谁也不会碰到真正可怕的事。多么愚蠢的人啊！他们永远也不会明白！他们还会这样想下去，生活下去，而且习惯这样的生活。媚兰可以穿得破破烂烂，可以摘棉花，甚至帮我杀人，但她不会改变，她还是那个羞怯而高尚的威尔克斯太太，那个十全十美的贵妇人！艾希礼



能够面对死亡和战争，能够受伤，蹲监狱，然后回家过这种糟糕的生活，可他同战前那个文雅的绅士仍然一模一样。至于苏伦和卡琳——她们还以为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呢，以为这局面很快就会好转。他们是不想改变的，也许他们不能变。我才是惟一改变了的人。”

有好一会大家没说话，威尔嚼着烟草，那张和善的面孔显得十分安静。

“这番到亚特兰大去，”他终于慢吞吞地说，“我可不赞成。一点也不赞成。”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艾希礼迅速看了看威尔，然后将眼光移往别处。他什么也没说，不知道威尔是否也有他心中那种可怕的疑虑。周围空气中有某种艾希礼说不清楚的不祥之兆。可是他没有能力挽救思嘉，使她逃脱这一不祥的境地。那天夜里她没有正眼看过艾希礼一眼，她那种严厉而活泼的快乐神气简直吓人。他感到揪心，无法用言语形容。他没有权利问她什么。他紧握双拳。凡是有关她的事情，他都无权过问；当天下午他已经把这种权利彻底丧失了，永远丧失了。他不能帮助她。谁也无法帮助她。不过，他想起嬷嬷那种冷峻的表情，便稍稍感到欣慰了。嬷嬷会照顾思嘉的，不论思嘉愿意与否，她都会这样。

“这些都怪我，”他懊丧地想。“是我把她逼到了这个地步。”

他清楚地记起那天下午她是怎样挺起胸脯从他身边走开的，记得她倔强地昂起头来的模样。他知道，她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勇敢地面对生活，用她坚韧的精神去克服任何困难，她勇往直前，即使发现失败已不可避免，也继续战斗下去。

他在阴暗的客厅里注视着威尔，心想他从没见过像思嘉·奥哈拉身上所拥有的这种勇敢，她要穿戴用她母亲的天鹅绒窗帘和公鸡尾毛做的衣帽，去征服世界了。



第三十三章

第二天早晨，思嘉和嬷嬷迎着呼啸的寒风在亚特兰大下了火车，火车站在全城大火中毁了。她环顾车站周围，想找到一位老朋友或旧相识的马车，好央求人家把她们带到皮蒂姑妈那儿去，可是谁也不认识。

车站上只有几辆溅满了泥污的四轮单座马车，其中一辆里面坐着一个穿着很讲究的妇人和一个军官。思嘉一见那身制服便狠狠地抽了一口气，这又使她想起残酷的战争。

车站周围一片空荡荡的景象使她想起那时她身穿丧服、抱着刚生下不久的小韦德、满怀厌倦地来到了亚特兰大。她记得这个地方当时拥挤不堪，到处是货车、客车和运送伤员的车辆，车夫们的咒骂声和叹息声，人们迎接朋友的招呼声汇成一片喧嚣。

思嘉和嬷嬷只好沿着狭窄的人行道朝桃树街走去，一路上思嘉觉得惊恐和悲伤，因为亚特兰大已经如此荒凉，同她记忆中的情景大不一样了。那高雅的亚特兰大饭店只剩下一个空壳和焦黑的断垣残壁了。那些存放军需品的库房还没有重建起来，它们长方形屋基在灰暗的天空下看来分外凄凉。由于两旁都没有了建筑物的遮挡，同时车库已经消失，所以火车道上的铁轨便赤裸裸地露出来了。

她们拐了个弯走进桃树街时，她朝五点镇望去，不禁高声惊叫起来。城镇已被大火夷为平地，它显得如此陌生，似乎她从没见过似的。曾经那么熟悉的城镇，如今竟是这样陌生，她伤心得要哭了。

周围是大片大片的空地，荒榛枯草中是一堆堆烧焦的断砖碎瓦。她也偶尔高兴地看见一两家熟悉的店铺，那是在炮火中幸存下来并修复了的。当然，街道两旁新建筑物也正在修建起来，不能不令人鼓舞。这些建筑物也是成百上千的，有些还是三层楼房呢！到处都在兴建新房子。她在大街上朝前望去，想要让自己的脑子适应这新的亚特



兰大。她耳边是一片欢快的锯子声和榔头声，眼前是一个又一个高耸的脚手架，人们扛着砖头在梯子上攀登。她朝前望去，望着这条自己那么喜爱的大街，眼睛不觉有点湿润了。

她心想：“他们把你放火烧了，他们把你夷为平地，可是他们无法把你打垮。他们打不垮你。你重新生长起来，变得像你过去那样巨大，那样豪壮！”

她沿着桃树街往前走，后面跟着蹒跚的嬷嬷。一路上人仍像战争紧张时期那么拥挤，这复苏的城镇仍然是一片仓皇喧扰的气氛，街上到处是游手好闲的黑人，有的斜倚着墙壁，有的坐在路边石上，天真好奇地观看着过往的车辆。大街上一片乌黑。

“尽是些刚放出来的自由黑鬼！”嬷嬷打鼻子里哼了一声。“他们一辈子都没个体面样儿。还有那一脸的流氓相。”

思嘉也这样想，因为他们总是无礼地盯着她。不过她一看到那些穿蓝军服的大兵，便吓得把这些黑人忘记了。城里到处是北方佬士兵，有的骑着马，有的步行，有的坐在军车里，晃晃悠悠的，从酒吧间出出进进。

一辆轿式马车迎面驶来，思嘉急切地站到路边看是否认识车上的人。马车来到身边，这时思嘉正准备抛出一个微笑，可是当轿车窗口探出一个女人的头——一个戴着高贵的毛皮帽的红得耀眼的头时，她几乎失声喊叫起来。双方都认出来了，脸上都露出惊异的神情，思嘉更不由得后退了一步。是贝尔·沃特琳！真奇怪，在亚特兰大她首先看到的那张熟悉面孔偏偏是贝尔的！

“那是谁呀？”嬷嬷猜疑地问。“她认识你却不向你鞠躬。俺可一辈子也没见过这样颜色的头发。那似乎——嗯，我看是染过的！”

“是染过，”思嘉不屑地回答了一声，加快了脚步。

“你认识一个染了发的女人？俺问你，她到底是谁？”

“她是城里的坏女人，”思嘉简单回答说。“我向你保证，我不认识她，你别问了。”

“我的天哪，”嬷嬷轻轻叹了一口气，用满怀好奇的眼光望着那辆驶去的马车，惊讶地连下颚都快掉下来了。自从二十年前她同爱伦离



开萨凡纳以来，还不曾见过妓女，所以她很遗憾刚才没有仔细地看看。

“她穿得这么亮丽，还有这么好的一辆马车和一个车夫，”她喃喃地自言自语。“俺不懂上帝安的什么心，让那些坏女人享福，而俺们好人倒要饿肚子，打赤脚。”

“上帝早就不管咱们了，”思嘉粗鲁地说。“可是你也不用对我说，母亲听了我的话会在坟墓里翻来覆去睡不着。”

她本该觉得自己高于贝尔，但是做不到。如果她的计划能顺利进行，她就会和贝尔处于同样的地位并受到同一个男人的资助了。她虽然对自己的决定一点也不后悔，但这件事情实质上还是使她感到困窘的。

她们经过米德大夫的住宅，可是住宅只剩下两个石级和一条走道，上面什么也没有了。埃尔辛家的砖房仍兀立在那里，并且新盖了二层楼和一个新的屋顶。邦内尔家修补得很难看，上面用粗木板当瓦片盖了个屋顶，一副破烂相。

皮蒂姑妈家的新石板屋顶和红色砖墙，终于在前面出现了，这时思嘉的心也怦怦地跳起来。上帝多么仁慈啊，竟没有让这所房子全被毁掉！彼得大叔正从前院走出来，胳膊上挎着一只篮子，他看见思嘉和嬷嬷一路艰难地走来，黝黑的脸庞上漾开了一丝爽朗又不敢轻信似的微笑。

思嘉暗想，“我要狠狠地吻这个老黑傻瓜，我多么高兴看到他呀！”她随即愉快地喊道：“彼得，真的是我呀！”

那天晚上，皮蒂姑妈家的晚餐桌上摆着玉米粥和干豌豆，思嘉一面吃一面暗暗发誓，一旦她又有了钱，便决不让这两样东西再次出现在她的餐桌上。而且，不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她也要多捞些钱，比交纳塔拉的税金还要多的钱。总之，有一天她会得到许多钱，即使犯杀人罪也在所不惜。

在饭厅的淡黄灯光下，思嘉问皮蒂的经济状况怎样，她希望事情能出乎她的意料，查尔斯家能够借给她所需要的那笔钱。皮蒂立即伤心地谈起自己所有的苦处来了。她连自己的农场、城里的财产和钱到



哪里去了也不知道，只发现一切都没了。除了她现在住的这所房子外，一切都已化为乌有。亨利兄弟每月给她一点点钱作生活费，而且，虽然要他的钱是非常寒碜的，她也只好这样做了。

“亨利兄弟说他肩上的负担重，租税又高，他真不知怎样维持下去。不过，当然喽，他也许是在撒谎，而手头还有一大笔钱，只是不想多给我一点罢了。”

思嘉知道亨利叔叔说的不是谎话。

“当然，他没有什么钱了，”思嘉冷峻地心想。“好吧，除了瑞德，再没有别的人了。我只好这么办。我必须这么办。不过，我现在用不着想它……我得让她自己谈起瑞德，然后我再乘机提出叫她邀请他明天到这里来。”

她满脸笑容地紧紧握住皮蒂姑妈那双胖乎乎的手。

“好姑妈，”她说，“我们别再谈那些烦恼事了。让我们把这些事抛到脑后，谈些开心的话题吧。你告诉我老朋友们的新闻吧。梅里韦瑟太太怎么样了？还有梅贝尔呢？我听说梅贝尔的小克留尔安然回家了。可是埃尔辛家和米德大夫夫妇呢？”

皮蒂帕特一转换话题就高兴了，她那张娃娃脸已不再在泪痕下伤心抽搐。她一桩桩地报道老邻居的近况，他们在干什么、吃什么、穿什么、想什么。

米德大夫夫妇的家是在北方佬放火烧城时毁掉的，后来费尔和达西相继牺牲，他们便没有心思再重建了。米德太太说她再也不想建立家庭，因为没有孙儿住在一起还算个什么家呢。他们感到非常孤单，只得去和埃尔辛一家住在一起，后者总算把自己房子的毁坏部分修复了。惠廷夫妇也在那里占有一个房间。

“可是，他们这么多人怎么挤得下呀？”思嘉大声问。“有埃尔辛太太，有范妮，还有休——”

“埃尔辛太太和范妮睡在客厅里，休睡在阁楼上，”皮蒂解释说，她是了解所有朋友们的家务安排的。“亲爱的，我本不想告诉你这些事，可是，可是，”皮蒂压低声音，“埃尔辛太太就是在开旅店嘛！你说可怕不可怕？”



“我想这没什么。”思嘉冷冷地说。“我倒宁愿去年在塔拉有这样一批房客，而不是免费寄宿。要是这样，我们现在也不会这样穷了。”

“思嘉，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来了？你母亲在坟墓里想起要向住在塔拉的亲友们收费，会辗转不安的！当然，埃尔辛太太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的，因为单靠她揽点缝纫活，范妮画画瓷器，休叫卖柴火，是活不下去的。想想吧，小小的休竟卖起柴火来了！他一心要当个出色的律师呢。眼看着我们的孩子竟落到这个地步，我真想哭呢。”

思嘉想起烈日下那一行行的棉花，她弓着身子那种腰酸背痛的感觉。她记起自己用一双毫无经验的、满是血泡的手扶着犁把时的滋味。于是她觉得休·埃尔辛也并不是特别值得同情的。皮蒂是个多么天真的老傻瓜呀，而且，虽然周围是一片废墟，她还住得真不错呢！

“要是他不高兴卖柴火，干吗不当律师呢？难道在亚特兰大就没有律师的事了？”

“啊，亲爱的，那倒不是！律师的事还多着呢。这些日子，每个人都在控告别人。由于什么都烧光了，界线也消失了，谁也说不清自己的地界在哪里。不过打官司也打不起，因为大家都没有钱了。所以休只好一心一意卖自己的柴火……啊，我差点忘了！范妮·埃尔辛明天晚上要结婚了。当然，你应当去。我真希望你除了这身穿着还另外有件衣服。并不是说这一件不好看，亲爱的，可是——嗯，它显得有点旧了。啊，你有件亮丽的长袍？我真高兴，这将是亚特兰大沦陷以来头一次举行的真正的婚礼呢。婚礼上将有蛋糕，有酒，然后是跳舞会，虽然我不明白埃尔辛家哪来的钱，因为他们本来是够穷的。”

“范妮嫁给谁呀？我想达拉斯·麦克卢尔在葛底斯堡牺牲之后——”

“乖乖，你可不能批评范妮。不是每个人都像你查尔斯那样忠于死者呀。让我想想……他姓珀金斯，珀金斯？珀金森！对了。斯巴达人。门第很好，可还是一样——嗯，我知道不该说的，可不明白范妮怎么会让自己去嫁给他的！”

“他喝酒？还是——”

“不，亲爱的。他的品性完美无缺，不过你瞧，他下身受了伤，



被一颗开花弹打的，打坏了两腿——把它们——把它们，唉，我不愿意说，总之是使他只能叉开两腿走路了。这叫他行走起来十分难看——嗯，可真不体面呢。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嫁给他。”

“姑娘们总得嫁人嘛！”

“说真的，这倒不一定，”皮蒂皱皱眉头，表示异议。“我就从没想过。”

“你看，亲爱的，我不是说你呀！谁都知道你多么惹人爱慕，并且至今还是这样。要不，老法官卡尔顿还经常向你飞媚眼呢，以致我——”

皮蒂格格地笑着，情绪渐渐好起来。“不论怎么说，范妮挺讨人喜欢，她本该嫁一个更好的人，并且我不信她对于达拉斯·麦克卢尔的牺牲会不再伤心了。不过她跟你不一样，亲爱的。你对心爱的查理忠贞不渝，如果你想再嫁，可能嫁过多次了。媚兰和我时常谈起你为查理守节多么坚贞，尽管别人在背地里说你简直是个没心肝的风流女子。”

思嘉对于这些话漠然置之，只一心要诱导皮蒂从一个朋友谈到另一个朋友，并且始终迫不及待地将谈话绕到瑞德身上。

皮蒂姑妈很高兴喋喋不休地说下去，她说在亚特兰大，最糟糕的是共和党向穷人头脑里灌输选举思想。

“亲爱的，他们要让黑人投票选举呢！你说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吗？当然喽，像彼得大叔这样有教养的人是决不会参加选举的。可是，光这种想法本身就把黑人搞得昏昏沉沉了。何况他们中间有些人是那么粗野无礼。天黑以后走在大街上是有生命危险的，甚至大白天他们也会把姑娘们推搡到路边的泥泞里去。而且，如果有位绅士胆敢表示抗议，他们就逮捕他，以致——亲爱的，我告诉过你没有？巴特勒船长已经进监狱了。”

“瑞德·巴特勒？”

“是的，千真万确！”皮蒂已激动得两颊发红，腰也挺得笔直了。“他就是因为杀了一个黑人立即被抓起来的。说不定要判处绞刑呢！想想吧，巴特勒船长判处绞刑！”



思嘉顿时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喘不上气来了，只是呆呆地望着这位胖老太太。

“他们还没有找到充分的证据，不过的确有人杀了这个侮辱白人妇女的黑鬼。北方佬感到非常恼火，因为最近有许多气势汹汹的黑人被杀了。现在他们在巴特勒船长身上找不到证据，可是正如米德大夫说的，他们总得搞出一个样板。巴特勒船长上星期还到过这里，给我带来了一只怪可爱的鹌鹑呢。他还问起你，说他担心围城时期得罪过你，你大概永远也不会原谅他的。”

“他得在监狱里待多久？”

“谁知道呢。也许一直要关到执行绞刑那天吧。不过，也可能他们最终落实不了他的杀人罪。”皮蒂悄悄地说，“不过休·埃尔辛告诉我，他认为他们不至于绞死巴特勒船长，因为北方佬觉得他知道那笔钱的下落，他们正在想办法让他说出来。”

“那笔钱？”

“你不知道呀？亲爱的，你是给埋在塔拉了，不是吗？巴特勒船长回来时城里都震动了，他驾着亮丽的马车，口袋里装满了钞票，可我们大家正愁着没东西吃呢！这真叫每个人都气炸了，一个老投机商竟有这么多的钱，而我们大家却穷得要命。每个人都急于要知道他是怎样弄到这么多钱的，可是谁也没勇气去问他——就我敢问，但他只笑着说：‘不是老老实实挣的，你放心好了。’你看要从他嘴里掏点正经的东西多不容易呀！”

“不过，当然了，他的钱是跑封锁线捞到的——”

“当然，可是每个人，包括北方佬在内，都相信他得到了藏在某个地方，属于联盟政府所有的成百万的金元。”

“成百万的——金元？”

“是啊，北方佬以杀害黑人的罪名逮捕巴特勒船长，肯定是想迫使他把钱的下落告诉他们。你看，我们联盟政府的全部资金现在都归北方佬所有了。可是巴特勒船长声称他什么也不知道……亲爱的，你怎么了，怎么这副样子！你有点头晕？我谈这些叫你厌烦了吗？我知道他曾经是你的一位求爱者，可是我以为你早已把他撇到一边了呢。



就人品而论，我从没喜欢过他，这么个无赖汉——”

“他不能算是我的朋友，”思嘉着重说。“围城期间，你到梅肯去了以后，我跟他吵了一架。可如今——如今他在哪里？”

“就在那边公共广场附近的消防站呢！”

“在消防站？”

皮蒂姑妈格格地笑起来。

“是呀，他在消防站。如今北方佬把那里当作一间监狱了。我说，思嘉，昨天我听到关于巴特勒船长的一桩最有趣的事。你知道他这个人总是那么爱打扮——一个地地道道的花花公子——而他们把他拘留在消防站里，也不让他洗澡，可他坚持每天一定要洗一次澡，最后他们只好把他放出来，广场上有长个长的饮马槽，全团都在同一盆水里洗澡呢。他们说他们可以在那里洗，他说，不，说他宁愿保留自己南方人的污垢，而决不沾上北方佬的污垢——”

思嘉见她兴致勃勃，不停地唠叨，可是她一句话也没听进去。她心里只有两个念头：瑞德拥有比她想像的多得多的钱，她很少想到瑞德要被判处绞刑，她对钱的需要太迫切，太紧急，以致顾不上为他的命运操心了。当然要是他在蹲监狱时能设法同他结婚，而他随后被处决，那么，那成百万的金元就全是她的，全是她一个人所有。要是不可能结婚呢，那么，或者她只要答应在他获释后嫁给他，或者答应——啊，管它什么都行！——她便能从他那里拿到一笔贷款。再说，如果他们把他绞死，她就永远不用偿还了。

一想到在北方佬政府的好意干预下她要成为寡妇，她的想像力便顿时燃烧起来。成百万的金元呢！她能够把塔拉修复好，雇好多工人种棉花。她能购买许多亮丽衣服和她想吃的一切，还有苏伦和卡琳也是这样。韦德会有足够的营养品把他那瘦弱的身子吃得胖胖的，衣服穿得暖暖的，还要请家庭教师，以后上大学……再不会光着脚长大成人，成为一个像山区穷汉那样的笨蛋。那时也能雇一位医生照料爸爸了。至于艾希礼——她还有什么不能替他做呢？

皮蒂姑妈这时突然用探询的口气说：“是这样吗，思嘉？”思嘉猛地从梦想中醒过来，看见嬷嬷站在门道里，两手藏在围裙底下，眼里



流露着机警逼人的神色。她不知嬷嬷站在那里多久了，从她那双老眼里的神色看来，似乎一切都明白了呢。

“思嘉姑娘似乎是累了。俺说她最好去睡吧。”

“我是累了，”思嘉说，一面站起身来，“我恐怕还受了点凉呢。皮蒂姑妈，万一我明天要躲着休息一天，不跟你去看望邻居，你不会介意吧？”

思嘉兴奋的思绪突然低落下去，她脸色发白，身子微微颤抖。

“你的两手冰凉冰凉的，乖乖。你快去躺下，我给你熬点热茶，好让你发发汗。”

嬷嬷催促思嘉爬上黑暗的楼梯，一面喃喃地抱怨手凉啦，鞋太单薄啦，等等，这时思嘉倒显得温顺和心满意足了。要是她能够平息嬷嬷的猜疑并让她明天不待在家里，那就太好了。那时她就能到北方佬监狱里去看望瑞德了。



第三十四章

第二天早晨，太阳阴阴惨惨地，狂风大作，刮得窗玻璃发出嘎嘎的响声，在房屋周围隐隐地呼啸着。思嘉念了一句简短的祈祷，感谢头天晚上的雨已经停了，否则她的天鹅绒衣服和新帽子就全完了。如今她能偶尔瞥见太阳在短暂地露脸了，她的兴致飞扬起来。她在床上几乎躺不住了，一心等待皮蒂姑妈、嬷嬷和彼得大叔出门到邦内尔太太家去。终于，大门砰的一声关了，剩下她一个人留在家里。这时她从床上一跃而起，赶快把新衣裳取下来。

经过一夜休息，她又觉得头脑清晰、精力充沛了，于是她开始从内心深处汲取勇气。她还得同一个男人在智力上进行一场无情的搏斗，这使得她大受鼓舞。经历了长期以来的无数挫折和斗争，她懂得自己终于遇到了一个毫不含糊、难以打翻的敌手，想到这里她充满了激情和自信。

她戴上那顶装有华丽羽饰的帽子，穿好新裙子，跑到皮蒂姑妈房里，在穿衣镜前修饰打扮起来。她显得多么亮丽啊！那几支公鸡毛使她显得俏皮，而暗绿色天鹅绒帽子更使她的眼睛分外增辉，几乎成了翡翠色了。衣裳也是出色的，显得那么富丽、大方，而又非常高雅！能够再次穿上一件称心的衣裳，真是妙极了！知道自己显得美丽动人，这是令人愉快的。她把皮蒂姑妈的衣橱打开，取下一件宽幅绒布的外套，那是皮蒂姑妈只在礼拜日才穿的薄薄的秋大衣，把它穿在身上。她把从塔拉带来的那副钻石耳环伶俐地戴在耳朵上，耳环发出愉快的叮当声，令人听着十分满意，以致她想同瑞德在一起时一定要记住经常摇头才好。跳跃着的耳环总是能吸引男人并给予一个姑娘天真活泼的神气的。

多寒碜，她没有手套！女人不戴手套就很难叫人觉得是位上流社会的太太，可是思嘉自从离开亚特兰大以来就再没有戴过。在塔拉的